



Mary Poppins

随风而来的

玛丽阿姨

[英] 帕·林·特拉芙斯 / 著
任溶溶 / 译

○ 明天出版社



Mary Poppins



随风而来^的

玛丽阿姨

[英] 帕·林·特拉芙斯 / 著
任溶溶 / 译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/[英] 特拉芙斯著; 任溶溶译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12. 5 (2012. 6 重印)
(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·帕·林·特拉芙斯作品)
ISBN 978-7-5332-6807-7

I. ①随… II. ①特… ②任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9626 号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帕·林·特拉芙斯作品

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[英] 帕·林·特拉芙斯/著

任溶溶/译

出版人 胡 鹏

责任编辑 徐庆博

美术编辑 武岩群

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规 格 148 × 205 毫米 32 开

印 张 5.125 87 千字

I S B N 978-7-5332-6807-7

定 价 15.0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5-2008-047 号

Mary Poppins

Copyright © 1934 by The Trustees of the P L Travers Will Trust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Trustees of the P L Travers Will Trust through Goodman Derrick LLP of 90 Fetter Lane, London EC4A 1PT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2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531-82098710



目 录

|

- 第一章 东风 _ 1
- 第二章 休假 _ 12
- 第三章 笑气 _ 22
- 第四章 拉克小姐的安德鲁 _ 36
- 第五章 跳舞的牛 _ 48
- 第六章 倒霉的星期二 _ 61
- 第七章 乌太太 _ 77
- 第八章 科里太太 _ 84
- 第九章 约翰和巴巴拉的故事 _ 101
- 第十章 月亮圆了 _ 114
- 第十一章 买东西过圣诞节 _ 135
- 第十二章 西风 _ 148



第一章

东 风

你要找樱桃树胡同吗？那只要问一问十字路口那位警察。他把帽子稍稍往旁边一推，搔着头想想，就会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用一个大指头指点着说：“先向右，再向左，然后向右拐一个大弯，就到了。再见。”

照他指点的路走，一准错不了，你就来到樱桃树胡同的正当中。胡同的一边是房子，另一边是公园，当中有长长的一排樱桃树。

要是你想找 17 号——你准得找它，因为这本书就讲的这一家——你一下子就能找到。第一，这座房子在整条胡同里最小。第二，这家人家墙粉剥落，需要粉刷了。可这房子的主人班克斯先生对他太太说，她或者是要一座漂亮、干净、舒适的房子，或者是要四个孩子。两样都要，他可没这个条件。



班克斯太太经过再三考虑，决定情愿要大女儿简、第二个孩子迈克尔，要最小的一对双胞胎——约翰和巴巴拉。就这么定了，班克斯一家于是在17号住了下来。布里尔太太帮他们烧饭，埃伦帮他们开饭，罗伯逊·艾帮他们除草、洗刀子兼擦皮鞋。班克斯先生老说：“干这种活，罗伯逊浪费了时间，我浪费了钱。”

当然，除了这几位，帮他们的还有一位保姆，叫卡蒂。可完全犯不着把她写到这本书里来，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始，她正好离开了17号。

“她走没跟你说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。我可怎么办呢？”班克斯太太说。

“登报吧，亲爱的，”班克斯先生一边穿鞋一边说，“我真希望罗伯逊·艾不讲一声就走，因为他鞋子擦了一只忘了一只。我穿出去成了一双阴阳鞋。”

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”班克斯太太说，“可你还没告诉我，保姆卡蒂的事到底怎么办。”

“她人都走了，我看不出你能把她怎么办。”班克斯先生回答说，“换了我，我就托人到《晨报》去登个广告，说班克斯家的简、迈克尔、纳翰和巴巴拉（不提他们的妈妈）急需一位保姆，人要尽可能地好，工钱要尽可能地少。然后我就等着保姆到前面院子门口来排长队。她们一准会叫我气炸肚子：因为妨碍交通、给警察添了麻烦，我得付一个先令。好了，现在我得走了。跟在北极一样冷。今天吹的什么风？”

班克斯先生说着把脑袋伸出窗口，低头看看胡同口布姆海



军上将的房子。这座房子是胡同里最雄伟的，全胡同都为它骄傲，因为它造得跟一艘船一样。花园里竖着一根旗杆，屋顶上还有个镀金的风标，样子像个望远镜。

“哈！”班克斯先生很快把头缩进来，“海军上将的望远镜说是东风。我也这么想。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我得穿两件大衣。”他心不在焉地在他太太的鼻子旁边亲了亲，跟孩子们招招手，就出门进城去了。

班克斯先生每天进城，当然，除了星期天和银行假日。他在那里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一把大椅子上工作。他整天工作，忙着数钞票和硬币。他有个黑色小皮包放零钱。有时候回家，他会拿出几个零钱给简和迈克尔，让他们放到存钱罐里去。碰到他省不出一点儿钱来时，他会说：“银行破产了。”大家一听，就知道他那一天没剩什么钱了。



好，班克斯先生带着他的黑色小皮包走了。班克斯太太走进客厅，坐在那里给报纸写信，求他们马上给她找位保姆，她在等着。简和迈克尔在楼上儿童室窗口朝外张望，心想不知谁



会上他们家来。保姆卡蒂走了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她。她又老又胖，身上一股大麦茶气味。他们想，不管谁来也比她好，就算只好那么一丁点儿。

等到太阳开始在公园后面下去，布里尔太太和埃伦就上来给他们吃晚饭，给双胞胎洗澡。简和迈克尔吃过晚饭，坐在窗口等爸爸回家，听着东风在胡同里樱桃树的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呼地吹过。这些树在暗淡的光线中前后左右摇晃，好像发了疯，想连根从地上蹦起来似的。

“爸爸来了！”迈克尔突然指着一个砰地撞到院子大门上的人影说。

简盯着越来越浓的暮色看。

“那不是爸爸，”她说，“是别人。”

接着那人影让风吹得晃来晃去，弯着腰，拔掉院子大门的门闩。他们看出那是个女人，一只手捂住帽子，一只手拿着个手提





袋。简和迈克尔看着看着，看到了一件怪事，那女人一进院子大门，好像就给一阵风吹起来，直往房子门前送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：风把她先吹到院子门口，让她打开院子门，再把她连同手提袋等等吹到前门口来。两个看着的孩子只听见很响的砰的一声，她在前门口着地的时候，整座房子都摇动了。

“多滑稽！这种事情我从没见过。”迈克尔说。

“咱们去看看她是谁！”简说着抓住迈克尔的胳膊，把他从窗口拉开，穿过儿童室，来到外面楼梯口。他们从楼梯口这里，一向能够清楚地看到门厅发生的事。

这会儿他们看见他们的妈妈从客厅出来，后面跟着一位客人。简和迈克尔看到新来的人有一头发亮的黑发。“像个荷兰木偶。”简低声说。那就是说她很瘦，大手大脚，有一双直盯着人看的蓝色小眼睛。

“你会看到他们都是些乖孩子。”他们的妈妈说。

迈克尔用胳膊肘狠狠地顶了顶简的腰。

“他们一点儿不淘气。”妈妈嘴里这么说，可心里没谱，好像连她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。他们听见新来的人哼了一声，看来她也不相信。

“好，至于证明信……”班克斯太太往下说。

“哦，我有个规矩，从不拿出证明信。”那人斩钉截铁地说。班克斯太太瞪大眼睛看着她。

“可我以为照规矩是要拿出来的。”她说，“我是说，我知道大家都这么办。”



“我认为这是古老十八代的旧规矩，”简和迈克尔听见那斩钉截铁的声音说，“老掉牙了，可以说早都过时了。”

班克斯太太最讨厌的就是过时，对过时东西简直受不了。因此她紧接着说：“那好吧。我们可不在乎这个。当然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，因为也许……呢，也许你要拿出来呢。儿童室在楼上……”

她在前面带路上楼，一路讲个没完，只顾着讲，就没听到后面的动静。可简和迈克尔在楼上楼梯口看着，对新来的人这时候的古怪举动看得一清二楚。

当然，她是跟着班克斯太太上楼的，可她上楼的办法与众不同。她两只手拿着手提袋，一下子很利索地坐上楼梯扶手滑上来。班克斯太太来到楼上楼梯口，她也同时到了。简和迈克尔知道，这种事从来没有过。滑下去的事常有，他们自己就常干，可滑上来的这种事从来没有过！他们好奇地盯着这位新来的怪人看。

“好，那就全讲定了。”孩子们的妈妈松了口气。

“全讲定了。只要我高兴。”来的人说着，拿起一块有红花有白花的大手帕擦擦鼻子。

“孩子们，”班克斯太太突然看见他们，说，“你们在这儿干吗？这是照顾你们的新保姆，玛丽·波平斯阿姨。简，迈克尔，说‘你好’呀！这是……”她朝小床上的两个娃娃挥挥手，“一对双胞胎。”

玛丽阿姨牢牢盯住他们看，看了这个看那个，好像在想她



是不是喜欢他们。

“我们得说吗？”迈克尔说。

“迈克尔，别淘气。”他的妈妈说。

玛丽阿姨继续把四个孩子看来看去。接着她大声吸了口长气，好像表示她已经下定决心。她说：“我干。”

事后班克斯太太告诉她丈夫说：“她就像是给了咱们大面子似的。”

“也许是的。”班克斯先生用鼻子擦了一会儿报纸角，很快又把头抬起来。

妈妈一走，简和迈克尔就靠到玛丽阿姨身边。她站得像根电线杆，双手叠在胸前。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简问她，“看来像是一阵风把你给吹到了这儿。”“是这样。”玛丽阿姨回答了一声。接着她解开围脖，脱下帽子，挂到一根床柱上。

看来玛丽阿姨不想再说什么话，虽然她哼了好多次。简也就不开口了。可玛丽阿姨一弯身去开她的手提袋，迈克尔就忍不住了。

“多好玩的手提袋！”他用指头捏捏它说。

“这是毯子。”玛丽阿姨说着把钥匙插进锁孔。

“你是说装着毯子？”

“不，是毯子做的。”

“哦，”迈克尔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其实他没怎么明白。

这时候手提袋打开了，简和迈克尔一看，里面空空的，什



么也没有，他们更奇怪了。

“怎么，”简说，“里面什么也没有！”

“什么也没有，这是什么话？”玛丽阿姨反问了一声，站起身子，看来好像生了气，“你说里面什么也没有？”

她说着，从空袋里拿出一条浆过的白围裙，把它围在身上。接着她拿出一大块“日光”牌肥皂、一把牙刷、一包头发夹、一瓶香水、一张小折椅和一瓶润喉止咳糖浆。

简和迈克尔瞪圆了眼睛。

“可我刚才明明看见手提袋里是空的。”迈克尔悄悄说。

“嘘！”简说。只见玛丽阿姨这时候拿出一个大瓶子，瓶子上有张标签写着：“睡前一茶匙”。

瓶颈挂着一把匙子，玛丽阿姨倒了满满一匙子深红色的水。

“是你喝的药水吗？”迈克尔充满好奇心地问道。

“不，是你喝的。”玛丽阿姨把匙子向他伸过去。迈克尔看着它，皱皱鼻子，表示拒绝。

“我不要喝，我不用喝。我不喝！”

可是玛丽阿姨的眼睛盯住他，迈克尔一下子发觉，你朝玛丽阿姨那儿一看就不能不听她的话。她有一种古怪的东西——一种使人又怕又说不出东西。匙子越来越近。他屏住气，闭上眼睛，咕嘟一口。满嘴都是甜味。他转转舌头，一下吞了下去，满脸堆起了笑容。

“冰草莓汁，”他高兴得发狂，“还要喝，还要喝，还要喝！”可玛丽阿姨的脸还是那么板板的，给简倒了一匙子。可倒



出来的水闪着银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光。简尝了尝。

“是橙汁。”她说着舔嘴唇。可她一看见玛丽阿姨拿着瓶子向双胞胎走去，就奔到她面前。

“噢，别，请别给他们。他们太小。他们喝了不好。谢谢你！”

玛丽阿姨不睬她，只狠狠地看她一眼让她别出声，就把匙子尖往约翰嘴里送。约翰起劲地呱哒呱哒地喝，简和迈克尔一看洒在围涎上的那几滴，就断定这一回喝的是牛奶。接着巴巴拉也喝到了她的一份，咕嘟咕嘟地喝下去了，还把匙子舔了两次。

玛丽阿姨这才倒了一匙，一本正经地自己喝下去。

“嗯，糖酒。”她说着吧嗒一下嘴唇，用塞子把瓶子重新塞了起来。

简和迈克尔的眼睛惊讶得鼓起来，可是没工夫多想，因为玛丽阿姨已经把怪瓶子放在壁炉架上，向他们转过脸来。

“好了，”她说，“马上上床。”她动手给他们脱衣服。他们看到，扣子和搭钩让卡蒂大婶解开很费工夫，可在玛丽阿姨手里，转眼都解开了。不到一分钟，他们已经上了床，看着玛丽阿姨在暗淡的灯光中拿出其余的东西。

她从毯子手提袋里拿出七套呢睡衣、四套布睡衣、一双高统鞋、一副骨牌、两顶浴帽、一本贴明信片的簿子。最后拿出来的是张折叠行军床，还有羊毛毯和鸭绒被，她把床架在约翰和巴巴拉的小床之间。

简和迈克尔乐滋滋地看着，惊奇得说不出话来。可他们两个都明白了，在樱桃树胡同 17 号出了了不得的大怪事。



玛丽阿姨把一件呢睡衣从头上披下来当帐子，在它下面脱衣服。迈克尔被这新来的怪人迷住了，再也忍不住，向她叫着说：“玛丽阿姨，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们了吧？”

睡衣底下没有回答。迈克尔又忍不住了。

“你不会离开我们了吧？”他焦急地嚷嚷着。

玛丽阿姨的头伸出睡衣，样子很凶。

“那边再有人说话，”她吓唬说，“我就叫警察了。”

“我不过说，”迈克尔胆怯地开口，“我们希望你不会很快就走……”他住了口，觉得满脸通红，脑子很乱。

玛丽阿姨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到简那里，一声不响。接着她大声吸了吸鼻子。

“我待到风向转了为止。”她简单说了一声，吹灭她的蜡烛，上床睡觉了。

“那就好。”迈克尔说，一半说给自己听，一半说给简听。可简没在听。她在回想这事发生的经过，思索着……

玛丽阿姨到樱桃树胡同17号的经过就是这样。虽然大家有时候向往卡蒂大婶管家时那种更安静、更正常的日子，可总的说来，玛丽阿姨来了大家还是很高兴。班克斯先生高兴，因为她一个人来，不妨碍交通，他用不着给警察小费。班克斯太太高兴，因为她可以告诉别人，说她孩子们的保姆非常时髦，不让人看证明信。布里尔太太和埃伦高兴，因为她们可以整天在厨房喝浓茶，不用上儿童室开饭。罗伯逊·艾也高兴，因为玛



丽阿姨只有一双鞋，而且是她自己擦的。

至于玛丽阿姨自己觉得怎样，那就没人知道了，因为她从来不跟大家多说话……





第二章

休假

“每两个星期一次，星期四两点到五点。”班克斯太太说。

玛丽阿姨牢牢地盯住她说：“太太，上流人家是隔一个星期，一点到六点。我希望也这样，要不——”玛丽阿姨没往下说，可班克斯太太明白下面是什么话。下面的话就是要不她就走。

“很好很好。”班克斯太太赶紧说，恨不得玛丽阿姨知道上流人家的事不比她多。

于是玛丽阿姨戴上白手套，胳肢窝里夹着她的伞——倒不是因为怕下雨，而只因为伞柄漂亮，她不能把它留在家里。伞柄有个鸚鵡头，这种伞怎么能留下呢？再说玛丽阿姨爱时髦，要给人看到她最漂亮的样子。说实在的，她百分之一百地认为，她给人看到的样子不会不漂亮。

简在楼上儿童室窗口向她招手。



“你上哪儿去呀？”她叫道。

“请你把窗子关上。”玛丽阿姨回答说。简的头赶紧缩进去。

玛丽阿姨顺着花园小路走去，打开院子门。到了外面胡同，她一下子走得飞快，好像怕赶不上时间。到了胡同口她往右拐，再往左拐。警察对她说了声你好，玛丽阿姨向他高傲地点点头。这时候她觉得，她的休假开始了。

她在一辆空汽车旁边停下来，照着车窗玻璃戴正她的帽子，扫平她的上衣，把伞夹紧，让大家看见伞柄，或者说让大家看见鸚鵡头。打扮好以后，她就去会见卖火柴的那个人了。

虽说是卖火柴的，可他却有两个职业。他不仅像普通卖火柴的人那样卖火柴，而且还在人行道上画画。这两个职业他根据天气的变化轮换着干。下雨天他卖火柴，因为画了画也会给雨水冲掉。晴天他就整天跪在人行道上用彩色粉笔画画，画得很快，你还没走到拐弯地方，他已经把一边人行道画满，又画

